

苏州口音，个人认为，上海话难免都带有各种历史口音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城市的灵魂就是人，所有景观街道只不过是背景，是绿叶，红花是人。把人写好了就有了生活，有了体温，有了感情，这个城市自然就有了它的气魄。

金宇澄：过去说的“文学是人学”。上海人怎么生活的，应该有很多道具，应该有很多背景。我有七年的时间在北方，我形容是一只脚在上海，一只脚在外面，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。

要了解这座城市，首先要了解城市里的人，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。有很多时候外界的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眼光来批判上海的市民，那就产生问题了，实际上应该用市民对照市民。

还有一个我觉得要有一种可看性，要丰富一些，要有一些色彩。我有时候网上看，发现很多人对上海的历史都不了解，甚至会有人说：上海这个城市，全国人民养了你们多少年……我会在小说里边做一些实事求是的交待，包括上海大量的工厂迁到安徽等等。写这些东西也是因为不大有人来做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繁花》里的人物名字，取得也很好，小毛、阿宝、沪生、蓓蒂，这些名字自然而然就带出了社会阶层和家庭出身。工人阶级小毛，资产阶级阿宝，革命子弟沪生，知识分子家庭蓓蒂。

金宇澄：毕竟我给他们取名，要稍微符合一下他们的身份。我一个朋友，就是过去工人阶级的子弟，过去弄堂里边他的小名叫猫狗，就等于像北方人的小名叫拴柱之类的。什么意思？猫狗就是好养活，普通

老百姓家小朋友的外号和资产阶级家庭孩子的外号，在那个时候也是有区别的。当然我要增加一些真实感，《繁花》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，有些人物的名字也重新做过，所以和网上的小说版本有点不一样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《渴望》里，王沪生是一个薄情薄义、道德败坏之徒。在一些（刻板成见）里，上海总是没什么好的形象……我看你在作品里也提到了这种（成见）、嘲讽。

金宇澄：我只不过是很平静地把我所知道的，告诉了诸位。为什么我在语言上做了那么大量的修改？目的就是要打通互相之间的隔阂。

我在《繁花》里借人物说了一句话：任何人到上海就是上海人。所以这里边没有地域差别，因为我在外面生活过，也是表达了我的一种想法。当然要借助很多故事、很多细节、很多人物来说。那么，真正的上海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，真正的上海人是什么样子？那些批评上海人的外地人并不想了解，也不想知道。我笔下的这个“沪生”和王朔笔下的“沪生”是完全不同的形象，因为我懂上海人，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。

## 与众不同的故事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在饭局里听过一些奇闻异事后，都是回家做笔记吗？

金宇澄：没有。我在弄堂网要写《繁花》的时候，觉得这是一个长篇，那时候我才把所有脑子里想



右图：小说《繁花》。

到的故事做一些选择。经验之内的，大家都知道的，我不用了。我要把我觉得有趣的故事串起来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城市里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你记住？

金宇澄：与众不同的故事，独特的故事。《繁花》书里写过，一个饭局有个女孩子，不知道她是干嘛的，上海小家碧玉的样子，有人问她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她说，我阿姨跟我讲，还是先“包”三年，到时候再说。听的人一吓，问她阿姨是干啥的，她很自然地说，给一个日本人“包”着。

朋友事后说，弄堂里的小姑娘，找一个小职员结婚，之后也就吵架。如果找一个优质香港人、日本人生活三年，个人品位就上去了，腔调不一样，气质也不一样，不等于上一个免费三年学习班？

我觉得奇怪，在一些市民阶层里边，这种事情是可以公开场合谈的。我们这个圈子是不可能这样说不出来的。所以这个事情就永远不会